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二十二回 遇災星素琴雙痛哭 逛運河梅杜再聯情

話說前回書中，陸素蘭應許了琴言約子玉出來相會，話便說了這一句，明日恰好是端午，是沒有工夫的。偏又接連唱了三天堂會戲，素蘭身子也乏了，又靜養幾天。這邊琴言是度日如年，天天使人來問他，把個素蘭弄得沒有主意。又因自己寓中來往人多，也不甚便。若借人地方，或是酒樓飯館，一發不好說話，又不便請陪客，使他們有懷難吐。想來想去，只得借逛運河為名，靜遊一天，倒也清靜。主意定了，便叫人到大東門外，僱了一個精緻的船。又把自家的玩器陳設，筆硯花卉等物，搬些下船安置。便知會琴言明日早晨下船，盡一日之興，也不約別人。因想起子玉處，怎樣去請呢，只好借度香名，遂將請他的緣故，細細寫明封了口，著人送了去；並吩咐對他門上，只說怡園徐老爺請他逛運河便了。送信人照著吩咐，一徑到梅宅來，投了書信。子玉正在悶悶不樂，將子雲所贈之瑤琴，翻著琴譜，檢那容易的在那裡學彈。忽又將琴翻轉，將那琴銘誦了幾遍。只覺綠陰滿院，長日如年，想不出什麼解悶的事來。正在情緒煩悶之時，忽見雲兒拿了一封信進來，放在桌上，說怡園徐老爺送來的，明日請逛運河，並要回信呢。子玉取過書來一看，覺得封面上字跡，寫著梅少爺手啟，端端正正，不像子雲、次賢筆跡，因想道：

「或是叫書童寫的也未可知。即拆開一看，第一行是陸素蘭謹啟，庚香公子吟壇云云。」心中倒覺跳了一跳，香畹何故作札來，莫非玉儂有什麼緣故麼？遂即一字字的細看，看完了又看，至兩三遍，臉上便自然發出笑來，便對雲兒道：「你去叫來人候一候，我即寫回信。」雲兒出去了，子玉又看了一遍，便覺心花大開，病已去了九分，遂即忙研墨伸紙。前半寫的是感激的話，後半寫的是必到的話，准於明日辰刻赴約。寫完了，又看了一回，也將信封了口，再寫簽，忽又想到：「怎樣寫呢？」略一躊躇，便悟道：自然也寫徐老爺了。寫完用上圖章，命雲兒交與來人，說明日必來。來人得了回信即回，呈與素蘭看了，見他寫得勤勤懇懇，感激不盡，便也喜歡，就拿了信，高高興興走到琴言處來。

才進二門，就聽得一片嚷鬧之聲。素蘭吃了一驚，便輕了腳步，走到東邊一間客房，從窗縫裡望去：只見有兩個人，一個坐著，一個站在中間捶臺拍桌子的罵人。素蘭看了，著實害怕。只見那坐著的穿一件青綢衫子，有三□來歲，黑油油一臉的橫肉，手裡拿著兩個鐵球，冷言冷語，半鬧半勸；那一個也有三□餘歲，生得短項挺胸，粗腰闊膀，頭上盤起一條大辮，身上穿著一件青綢短衫，腿上穿著青綢套褲，拖著青緞扣花的撒鞋，掄起了膀子，口中罵道：「什麼東西，小旦罷了，那一個不是你的老門。有錢便叫你，偏你這小雞巴羔的，裝妖作怪，裝病不見人。比你紅的相公，老爺們也常叫，好呢賞幾吊錢，不好滾你媽的蛋。小忘八蛋，你不滾出來，三太爺就毀你這小雞種的狗窩，還要揍你那老忘八蛋師傅呢。」那一個坐著的說道：「老三，且別生氣，你候著。我瞧他，今兒咱們來了，他不敢不出來。」琴言家裡的幾個人，盡著招陪軟央，說道：

「琴官實在有病，好不好都拿不定。這幾天如果好了，總叫他師傅領著到兩位太爺府上磕頭。今兒求你能高高手，實在他病勢沉得很，你就罵他，他也斷不能出來。他師傅又進城去了，總求你能施點恩。過了今天，明日再說，我們替你能陪個禮，消消氣罷。」便請了一安，拍著那人的背請他坐下。那人只是氣哄哄的不肯坐，那穿青衫的又說道：「老三，你聽這個說話不錯，咱們饒了他這一次，到明後日再來，如再不出來，咱們就拿鞭子抽他，他敢怎麼樣呢？」那琴官的人，即向那穿青衫的道：「求你能勸勸這位爺，索性候他病好了再來，明日瞧著是不能好的，你能總得寬幾天限。明日先叫他師傅到府上陪罪，候琴官好了，再同過來說罷。」又作了一揖，又送上兩鍾茶，將他的水煙袋裝好了煙，送給他。那人也只好收篷，便道：「不是我性子不好，實在情理不堪，就是六□二斤半，我也見過，倒沒有見過這樣大相公。你們打聽打聽，春林、鳳林這麼紅的人，你三太爺點一點頭，馬上就跟了來，從沒有上門不見人，叫人擋住，又撒謊說病著呢。猴兒崽子，躲著作什麼，又不是少隻眼睛，短條腿兒，見不得人。」那青衣的站起來說道：「老三算了，咱們也要吃飯去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到那裡去吃飯？就叫他們預備飯，咱們吃了再說。」兩人仍又坐下了。琴言的人看這光景，似有訛詐之意，便想了一想，既碰著了瘟神，不燒紙是退不去的。只得進內問了琴言，提出兩吊錢來，陪著笑道：「本要留太爺們吃頓飯，今日廚子又不在家，恐作得不好，反輕慢了太爺們。琴官預備個小東，請你能各人上館去吃罷。」

便雙手將錢送上來。那青衫子的倒要接了，那短衫子的一看，只有兩吊錢，便又罵道：「他媽的巴子，兩吊錢叫太爺們吃什麼？告訴你，太爺們是不上白肉館、扁食樓的，一頓飯那一回不花□弔八弔，就這兩吊錢？」說著凸出了眼珠看著。琴言的人，倒也心靈，便又陪笑道：「不要忙，這原是孝敬一位太爺的，還有兩弔，再送出來。」即轉身又拿出兩吊錢，作了一個揖，再三求他們收了。那短衫子的尚作出怒容，那穿青衫子的便提了錢，搭上肩頭，一手拉了那人出來。

素蘭正在窗縫裡偷瞧，已驚呆了，不提防他們出來，急走時，已被那短衫子的看見了，便道：「你這個小雞種，又是誰，往那裡跑，快過來，你爺爺正要找你呢。」素蘭急得沒有命的跑了出來，那人也趕出大門，幸虧素蘭跑的快已回去了。這條衙衙卻是短的，兩家斜對門，都在衙衙口邊。那個人當是跑出衙衙，也不來追趕，便問琴言的人道：「方才這個小兔子，在那個班子裡，在什麼地方？他見三太爺就跑，三太爺偏要找他。」

琴言的人道：「這是登春班的，名字我倒想不起來，他住得遠，在石頭衙衙呢。」兩人還是胡言亂道，一路歪歪斜斜的去了。裡邊琴言聽得罵他，已經氣得發昏。

你猜著這兩人是誰？無緣無故來鬧？原來一個是華府中的車夫，那個青衫子是跟官廚的三小子，魏聘才花了八吊錢買出來的。這邊陸素蘭跑了回去，嚇得心頭亂跳，兩額飛紅，幾乎哭出來了。急到房中坐了，定了定神。好一回心上又惦記著琴官，受了這一場辱罵，不知氣得怎麼樣。欲要過去看他，恐又遇見那兩個，躊躇了半晌，到底放心不下，只得叫人先去看了，沒有人，方才三步兩步忙忙的過去。到琴言房裡，只見垂著藍紗帳，一片嗚咽之聲。素蘭挑起了帳子，一手拍著琴言道：「起來罷！好事來了，如今且不要氣，有一封信在這裡，給你看看。」琴言回轉身來，見了素蘭，更覺傷心，便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橫豎我也要死了，活著這麼受罪，不如死了倒乾淨。蘭哥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既和我相好一場，索性作個全始全終的人。我死了，求你轉求度香，把我這屍骨，葬在怡園梅庵的梅樹下，我就作了鬼，也是快活的。再不然把我燒了灰，到那山高水深的地方，順風吹散了，省得留一個苦命的良跡在世間，叫人家想著，恨的恨，疼的疼。蘭哥、蘭哥！你是疼我的，你倒任我死罷，不用勸我。橫豎我才□六歲，已經活得不耐煩了，自小兒生在苦人家，又作了唱戲的，受盡了羞辱。我正不知天要叫我怎樣，要我的命，就快一點兒。又何必這麼糟蹋人呢？」

說罷，就大哭起來，說得素蘭也自哭了，意欲勸他，聽他這些話，方才又見了這兩個人，越想越替他難受，便也同哭個不住。

二人正正對哭了半個時辰。琴言見素蘭為他如此傷心，心中□分感激，便拉了素蘭的手，重新又哭，素蘭見琴言拉著他哭，知道是感激他的意思，便又想到：「琴言如此才貌，偏有如此磨折，是天地竟妒這些有才貌的人了。我素蘭也是花中數一數二的，若天地也要妒忌起來，也把這些磨折來磨我，便與玉儂一樣，那時節恐怕還沒有個知心解勸的人呢？」又想到：

「方才那兩個人趕罵出來，也是生平第一回，從此也惹些禍患出來，也未可知。」便也九轉迴腸，索性對著琴言大哭，哭得家裡人人驚駭，都走進來站著，怔怔的，勸又不敢來勸，知道是為日間所鬧的事了。有兩個人只得進來解勸，勸得各人略住了，然後出去拿了兩盆臉水，泡了兩碗茶，各自退出。這邊兩人雖止了哭，卻講不出話來，仍是嗚嗚咽咽的，含著眼淚。又停了好一回，陸素蘭開口道：「日間的事，是我目睹的，我也替你傷心死了。那個人像是個土包，只不知怎樣鬧起來的？可曉得他是那裡人？」琴言停了一停，尚是帶著哭道：「這兩人也沒有認識他的，據他們講是極兇惡的樣子，不知是那裡來的？」

無緣無故的就鬧起來。這就是我苦命人，命中注定有這些兇神惡煞。」素蘭畢竟心靈，沉思了一回道：「我看這兩個人，像是大

門子裡趕車的，或是三爺，不要就是那個姓魏的指使來的也未可知。」琴言道：「不知是不是，但則魏聘才何仇於我，要使人來吵呢？」既又一想，恍然大悟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定是魏聘才使來的。不然，斷無一進門來，無緣無故就罵的道理。」

但是這魏聘才，於我有何仇恨，定要糟蹋我，逼我死呢？」素蘭道：「前日我原對你講過，叫你留點神，不要得罪他，果然他已先下手了。」又想到：「究竟也是我們胡猜，也作不得准的。」琴言不語，呆呆的，又道：「橫豎我也就死了，再有事，我也不怕。」素蘭道：「你竟說傻話，死活是命中注定的，難道你自己去尋死不成？況且你當真死了，也連累了一個人，也要死了。」琴言道：「我是沒有父母，又沒兄弟姊妹，連累了什麼人？乾淨的就是我一個。」素蘭道：「別人也連累不著，疼你的雖多，也不至於為你死的。你怎麼今日就想不起庾香來，難道他不要為你死嗎？你且看看這是誰寫的？」便把子玉的回信遞與琴言，琴言當下接過信來一看，便即放下道：「這是人家與徐老爺的信，你給我看作什麼？」素蘭笑道：「你且不要性急，這是信面，你且看裡頭寫的是什麼？」琴言只得抽出信來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又從起頭再看，一句句的念了，又看一遍，即微微的笑道：「這不是庾香回你的信麼，明日去逛運河，看信上是必定出來的。」素蘭道：「你願意他來，還是不願意他來？」琴言又微笑，應道：「這是你去請他來，就不曉得明日天氣好不好。五月間晴雨不定，不要明日一早就下起雨來，就不能來了。」素蘭笑道：「天從人願，咱們今日出了這許多眼淚。也可當得一天雨，明日準是晴天。今夜你好好睡一宵，明日早些起來，到我那邊同走，你對師傅只說到怡園去就是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天氣是陰晴不定的，衣服多帶兩件，恐怕船上的風大。」當下說說談談，他二人漸有喜色，素蘭就同琴言吃了晚飯，又說了一回，二更多天，方才回去，琴言也就安歇了。

一夜病已退了八分，但添了一樣毛病，越要睡，越睡不著。

聽著打了四更，忽呼呼起了幾陣大風，就是傾盆大雨，雷電交加，琴言坐起來，長歎了幾聲。下過了一陣大雨，猶是蕭蕭索索的一陣細雨，雷聲轟轟，只是不住，直到天明時，才止住了。

琴言也倦極了，伏枕而臥，倒又熟睡起來。夢見素蘭與子玉先在船中，自己剛剛要上船來，忽見岸上跑出兩人：一個穿青的，光著脊梁，盤著辮子，趕上來一把揪了過去，罵道：「你這小雜種，日間裝病不見人，怎麼如今又跑到這裡來了？」琴言哭喊救命，把身子用力一掙，卻自己仍在牀上，驚得一身冷汗，已是紅日滿窗。

聽得窗外鸚鵡說起話來，道：「昨日的人又來了。」又把琴言唬了一大跳，只道又是他兩個人來找他。原來素蘭候了一回，不見琴言過來，只得著人來請，對他師傅說是同到怡園去的。長慶應允，就催琴言起來。淨了臉，吃了一碗冰燕，命跟班的檢出幾件衣裳包了，帶上車，辭了長慶，即到素蘭處來。

見了素蘭，問道：「你昨日可約定庾香到這裡來沒有？」素蘭道：「我是約他一直上船的，我猶恐他找不著，又著人假充怡園的人領他去了，此時一定先在船裡。我要等他們將酒席什物等類齊備了，省得臨時短少，也就要去了。」看那素蘭為人，又精細，又聰明，差不多趕上蕙芳，不過尚少蕙芳賺潘三的辣手，較之他人，也就算足智多謀了。

卻說子玉從二更躺下，也就巴不到天明，聽了這一場雨，便短歎長吁的怨命，唯恐明日早上也是這樣大雨，只怕萱堂就不叫他出門。起來開了窗子看天，恰又值南風大作，把雨直打進來。仰面看時，黑雲如墨，電光開處，閃爍金蛇。忽然一個霹靂，震得屋角都動，連忙閉上了窗，挑燈獨坐，幸到天明時就住了，尚有那斷斷續續的簷溜滴了好一回。此時已不及再睡，即叫醒了雲兒，天已大明，紅日將出。淨了臉，吃了茶，又用了些點心，走到上房，顏夫人尚未起來。子玉在外間叫丫鬟梳了髮，又復出來，各處尚是靜悄悄的。再到書房來，心上想道：「素蘭如此多情，況已屢次擾他，他雖然不在這上頭講究，我卻過意不去。若給他銀錢又恐被他著惱，當是輕看了他，只好送他些個東西罷。」

便即開了箱子，把向來親戚朋友們送他的零碎東西，撿了幾樣出來，又撿了兩匹江綢，兩匹湖綢，帶了□幾兩碎銀子。自己收拾好了，再欲到上房告稟，只見李元茂披著件短衫，赤了腳，慌慌張張進來說道：「我今日特意早起，想不到你已經早起來了。」子玉道：「我今日出門有事，所以略早了些。」元茂道：「我有句話商量。」子玉正要問時，只見雲兒進來說道：「徐老爺打發人來請，說客業已到齊了，就請少爺過去。」子玉也不及再問元茂，連忙便進上房，見顏夫人尚在梳頭，子玉把出門的事告稟。顏夫人道：「你這幾日身子好些，出去散散也好，只要早些回來，不要貪涼，坐在風口裡。多叫幾個人跟去，衣服也多包兩件。」子玉稟道：「衣服包好了，也用不著多人，雲兒一個就夠了。」顏夫人道：「隨你罷，須要早早回來，飲食也要小心。」子玉答應了「是！」出來穿了衣服，把所帶的東西衣包等件，先放上車。

正要出來，李元茂忽又前來攔住道：「你且慢走，我有一件要緊的事，必要商量。」子玉著急道：「有什麼事，快說罷！」元茂擦擦眼睛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吞吞吐吐的說不出來。子玉道：「怎樣？有話剪絕快說。有人在門口候我，你快說罷。」元茂道：「誰候著你？這麼忙，今日還早得很呢。你聽那個賣甜漿粥的還沒有喊過來，你就如此著忙，作什麼！」子玉心上真有些厭煩，便道：「你說有話商量，問你你又不說，倒把些閒話講個不斷，到底有什麼話呢？」元茂道：「我這幾日真窮極了，問你借幾吊錢用用，就是這句話。」子玉道：「這件事也值得這麼要緊，你對賬房去說罷，總是一樣的。」說著就走，元茂一把拉住道：「好人，好人，你著雲兒去講一聲才好。我已向帳房借過，不好意思再去說，恐怕碰釘子。」子玉沒奈何，又叫雲兒進來，到帳房去說了。那邊答應了，元茂才放子玉出來。

這一纏繞，看表上已到巳初一刻，子玉即忙上車，往大東門來。路又遠，出得城時，已是午初，素蘭早已先到了，一面又叫人在路口探望。少頃，望見子玉乘車而來，下了車，素蘭衣冠楚楚的迎上岸來，請安問好。同上了船，便與子玉除了冠，脫了外面的衣服，素蘭也換了便服。子玉謝道：「多感雅意，□方周匝，使我負薪頓釋，得暢冷懷。領受盛情，何以圖報？」

素蘭笑道：「效力不周，偏偏玉儂今日病勢加重，不能出來。又因昨日有兩個無賴，把玉儂痛罵一頓，因此氣壞了。我昨日既約你出來，今日又不大好辭，只好我們二人權坐一坐，再散罷。我因玉儂病重，也覺心緒不佳。總之好事多磨，是一點不錯的。」幾句話說得子玉如冰水淋身，默然無語，怔怔的看著素蘭好一回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料今日之事果然如此，不出我之所料。香晚，只可惜你白費了一番心，叫我無福之人不能消受。不曉我昨夜因這一場雨，就是千愁萬慮的，原知道今日是斷不能會著玉儂的。今日之勉強而來者，一來為你這番美情，不可辜負；二來或者天竟有不測的風雲，竟叫人想不到，也未可知。那知人間得意的事，是萬萬想不到。而失意的事，是一想就著的。玉儂之不能來，我早已想到，特不知玉儂此刻，還是猜我出來的，還是猜我不出來的？若猜我不出來的，倒也罷了；若猜我是出來的，只怕他此刻的愁悶，還要比我勝幾分呢。」

說著便已紅了眼睛，搖著頭道：「這也奇了，這也實在奇了。」素蘭見了忍不住要笑出來，便對子玉道：「我們如今同去找玉儂罷，去看看他的病何如？」子玉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也可不必了，既然此地還見不著，就到那裡必要生出別故來，也是見不著的。」素蘭說：「他現病在牀，怎麼會見不著呢？」子玉道：「前日你我同去那一回，玉儂不病在牀嗎？後來我又去過兩次，皆沒有見著。今日再去，也是斷斷見不著的。」說至此，不覺淚下，又道：「玉儂！玉儂！我與你大約就是那一面之緣了。」又向素蘭道：「我本看得破，想得透，你只要勸他也看破，也想透才好，省卻了許多愁慮。」素蘭笑道：「你如今是悟透了，倘是玉儂為你今日竟自帶病出來見你，你還是看得破，看不破呢。若真是看破了，自然與他講明，以後兩下裡不用牽掛的了。若看不破，自然彼此仍舊要想念。你此刻是沒有見面，便想得明白，只怕見面，又想不明白了。」子玉竟默默無言可答，素蘭又笑道：「玉儂因不能來到，找了一個替身來會會你，不知你與他會不會？」子玉道：「是何等樣人，認得我麼？」素蘭道：「也是我們同班的，相貌與玉儂彷彿。玉儂之意不過是叫你望梅止渴的意思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，可要他出來？」

子玉沉思了一回，道：「如不像玉儂，倒可以會會，如像玉儂，則當日怡園已經唐突過了，何必再叫婢學夫人呢！不但不願見那人，而且於玉儂實有所不忍。香晚，你是個明白人，想能見到，非我故作矯情。」素蘭道：「你的話也是，你是不肯見他，我偏叫他出來。」子玉尚要攔阻，已見素蘭從後喚出一個如花似玉的人來。子玉乍見倒有些模糊，一來於琴言只敘過一次，二來這幾

月琴言容貌又消瘦了好些。從前是國色天香，清腴華豔。如今卻像落花無言，人淡如菊了。及到看得明白時，那琴言已是掩面嬌啼，冰綃淹漬，側身坐了，只是哭泣。

子玉道：「奇了，這不就是玉儂，香畹何故造這些話來哄我？」素蘭道：「不要認錯了，到底是不是？」子玉道：「怎麼不是？就只清減了些。這藐姑仙子，豈常人學得來的？」便道：「玉儂，你可以不必傷心了，你的心的都知道的。」話未說完，便見琴言止了哭，說道：「你的病好了麼？我知道你來過幾次，但我是沒有看過你，所以不好來。我昨日看了你與香畹的信，才徹底明白，倒是我害了你了。」說罷，又哭起來了。子玉道：「我是沒有什麼大病，不過身上稍有不快。況且我自知保養，只要你也看破些兒，也就容易好了。」便也淌下淚來。琴言道：「若非香畹昨日過來，我也死了，你今日也見不著我了。」便又哭了。子玉不解所云，見琴言如梨花帶雨，嬌柔欲墜的樣兒。

又見他說一句，哭一聲，不覺一股心酸，直透出來，也就忍不住哭了。到鬧得素蘭沒有主意，見兩人淒淒楚楚，倒像死別生離的光景，不知不覺也哭起來。

三人哭作一團，到底還是素蘭先住，便勸道：「今日請你們來，原為樂一天，何必哭哭啼啼。且已經半天過了，不到晚就要趕城，能有幾個時辰歡樂，不如大家笑笑罷。」子玉勉強答應道：「香畹之言極是，玉儂也不必傷心了。」琴言道：「有什麼歡笑呢？我們在怡園一敘，直到如今，是五個月。再候第二次歡敘，只怕也要一年了。這一年內，知道我能候得到候不到呢。大約這一場也就完結了。」說罷又哭，子玉勸道：「不妨，只要你身子好了，天天可以見得的，何必要一年呢。」琴言又哭道：「我就要好，只怕這魏聘才也不容我好，他是要我死了才甘心的。」子玉聽了吃驚道：「你倒不要錯怪這魏聘才，他背地裡到極口說你好的。」琴言頓足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他若說我好，也不造你的謠言了，也不叫人鬧上門了。」子玉不知緣故，便又問道：「這些話我全不懂得，聘才怎樣造謠言？又怎樣來鬧呢？」琴言道：「你問他就知道了。」於是素蘭就把聘才那日所講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，驚得子玉神色慘淡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停了一回道：「奇了！奇了！他在我家住了半年，我並沒得罪他，他何必要糟蹋我到如此光景呢？何以進了華公府就變壞了，正是夢想不到，以後我就斷絕他便了。但使人來鬧，又是怎樣呢？」素蘭、琴言聽得聘才進了華公府，才曉得鬧春陽館的就是他，則昨日的事，亦不必疑心了。素蘭又把昨日那兩人罵話，並趕他的光景，也述了一遍。子玉聽了又罵，又恨，忍不住又哭了。

此時船已開行，素蘭的家人把酒肴都擺上來，素蘭一面敬酒，一面勸，子玉、琴言只得坐了，悲從中來，無言相對，尚復何心飲酒。經素蘭苦勸，只得勉強飲了幾杯，終究是強為歡笑，亦不知何所為而然。在琴言心上，終覺得生離死別，只此一面，以後像不能見面的光景。子玉也覺得像是無緣，料定是不能常見的。此是大家心上，想到極盡頭處，自然生出憂慮來，這是人心個個相同，不過用情有至有不至耳。

當下船已走了三四里，三人靜悄悄的清飲了一回。子玉一面把著酒，一面看那琴言，如薔薇濯露，芍藥籠煙，真是王子喬、石公子一派人物，就與他同坐一坐，也覺大有仙緣，不同庸福。又看素蘭，另有一種丰神可愛，芳姿綽約，舉止雅馴，也就稱得上珠聯璧合。今日這一會，倒覺是絕世難逢的，便就歡樂頓出，憂愁漸解。琴言看子玉是瑤柯琪樹，秋月冰壺，其一段柔情密意，沒有一樣與人同處。正是傅粉何郎，熏香荀令，休說那王謝風流，一班烏衣子弟也未必趕得上他。若能與他結個香火因緣，花月知己，只怕也幾生修不到的。雖只有這一面兩面的交情，也可稱心足意了。漸漸的雙波流盼，暖到冰心。

這素蘭看他二人相對忘言，情周意匝，眉無言而欲語，眼乍合而又離，正是一雙佳偶，縮就同心，倒像把普天下的才子佳人，都壓將下來。難怪這邊是暮想朝思，那邊是忘餐廢寢。既然大家都生得如此，自然天要妒忌的，只有離多會少了。若使他們天天常在一處，也不顯得天所珍惜，秘而不露的意了。心上分羨慕，即走過來，坐在子玉肩下，溫溫存存，婉婉轉轉的敬了三杯，又讓了琴言一杯。此時三人的恩情美滿，卻作了極樂國無量天尊，只求那魯陽公揮戈酣戰，把那一輪紅日倒退下去，不許過來。

正在暢滿之時，忽見前面一隻船來，遠遠的聽得絲竹之聲。

再聽時，是急管繁弦，淫哇豔曲。不一時搖將過來，子玉從船艙簾子裡一望，見有三個人在船中，大吹大擂的，都是袒裊露身；有一個懷中抱著小旦，在那裡一人一口的喝酒，又有兩個小旦坐在旁邊，一彈一唱。止覺得歡聲如迅雷出地，狂笑似奔流下灘，驚得琴言欲躲進後艙，子玉便把船窗下了，卻不曉得是什麼人。素蘭從窗縫裡看時，對琴言道：「過來瞧。」琴言過來，也從窗縫裡瞧了一瞧，便道：「這些蠢人，看他作什麼？」素蘭指著那下手坐的那一個道：「這就是與媚香纏擾的潘三。」琴言道：「哎喲！這個樣子，虧媚香認識他，倒又怎麼能哄得他？」素蘭道：「你沒有見，昨日那兩個，比他還要兇惡十倍呢！」琴言歎了一口氣，走轉來坐了。子玉道：「潘三是何等樣人？」素蘭也把他們的事，說了一遍，子玉連聲道：「可惡！」

可惡！這潘三竟敢如此妄想。幸虧是蘇媚香，若是別人，只怕也被他糟蹋了。」又問琴言道：「你可認得那些相公麼？」琴言道：「我竟一個都不相識，不知是那一班的？」素蘭道：「我都認識。坐在懷裡的，是登春班的玉美，那彈弦子的叫春林，唱的是叫鳳林，皆是鳳臺班的。」子玉道：「看他們如此作樂，其實有何樂處？他若見了我們這番光景，自然倒說寂寥無味了。」

素蘭笑道：「各人有各人的樂處，他們不如此就不算樂。」看看紅日將近沉西，子玉此時心中甚是快樂，竟有樂而忘返之意。

琴言心上雖知天色已晚，卻也不忍催迫。素蘭恐晚了，不能進城，便叫船家快些搖擺，天不早了，於是一面即收拾起來。子玉便將帶來之物，分送二人，二人不好推辭，只得收了。子玉又將那包裡散碎銀，分賞了素蘭、琴言的人，又說辛苦了你們，眾人叩頭謝賞。

船到大東門，又各自上車。子玉拉著琴言的手道：「我們遲日再敘罷，諸事須要自解才好。」又流下淚來，琴言也哽咽道：「你放心去罷，將要關城了，咱們見面不在香畹處，就在怡園兩處。」子玉點了點頭，只得硬了心腸，各自上車。車夫怕晚了，加上一鞭，急急的跑了。

子玉回來，已點了燈，顏夫人問起來，只得隨口支吾了幾句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